

徂徠集稿

八

57X
20
25

序文

十一首

滕元啟書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



集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卷之八

江都

物茂卿一著

男道濟輯

文部

序一十一首

叙江若水詩

予誦江翁詩而後知神祖之濫仁厚澤入於民者
至浹洽也。吾博桑文明之運方今如日再中也。間嘗
竊揚權詩所繇隆降論其世則寧平之際於斯為盛
其名公鉅卿相與賡歌乎本朝之上所為潤色鴻業

第

黼黻王猷者野篁藤常嗣之倫皆颯颯乎治世音哉則山澤列仙之儒亦有若民黑人西山隱士輩其嘯傲呻吟之聲時時聞乎人間者蓋庶幾乎東方陶韋之流亞云雖然當是時上以取士下以資仕務為名高厚利隨之是其所為詩之教在彼不在此焉是其詩而隱者抱所由顯者以藏焉則豈莫有不平鳴于幾微之間邪是其所尚即上之所好焉則長慶之流響日以卑矣是以詩之亡也數百千載降而之國風也亦數百千載蠶蠶習習莫有乎爾皆詩之權在上故也今希世求進者則輒相謂曰薄海之內短後急

載

段

裝曳長劒躍怒馬者滔滔皆是吏以為師奉三尺武斷舍是非君子也則摘藻如春葩奚益於殿最哉有王人者焉有侯伯者焉有公士大夫者焉有陪臣士者焉有民人者焉族類風別賤不可以貴而農賈之子恒為農賈也段使上之人由詩觀其志下者登高能賦雖李杜復生不可為大夫也則今之時非言詩之時矣雖然百年昇平文恬武熙素封樂業老身長子率多暇日莫有所使之而下有所好之者帝之力于我何有哉於是有錦里夫子者出而博桑之詩皆唐矣方今君美龍舉於東都師禮虎視於北陸林叟

有

歸然於海西伊烏聯美於中州雖其言人人殊粹折
不同要之皆聞其風興起者權在下也故吾曰文明
之運在往而還如日耳中也雖然是皆世所謂薦紳
先生者迺猶且或疑於其爲名高者也吾獨誦江翁
詩而後知有真好之也翁名兼通字子微其先世有
操計倪者術謂津南四方之中以居之數頃田種秫
者半之環溉以奠水汲其清爲酒冽且美馨薌日聞
近遠遂以致千金之富迺命其鄉及至翁之好詩是
寧有所加厚其利哉年未強而屬家政其子取其所
得贏益斥買異書以自娛尚且歲一來東都雖眎會

澹

計乎雜處保豎中儼然也興至吟迺琅琅然衝口出
盆壘皆響高陽之徒駭然罷去是併與其所利忘之
矣雖然使其有朝夕之虞廢居之勤亦安能大展力
於其所好哉故吾以翁名之其爲詩也莫有耿介處
士之風迺能種穡其辭蒹葭其趣雋永乎其味之也
莫有游間公子之好迺能樂其利安其分優猶乎其
言之也其調雖未得超中晚而上之迺能句而順字
而協髣髴乎唐音也是誠莫有所使之而亦有所使
之者乎故吾曰神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爲爾
其行也謁予求詩叙夫高明炎炎燕之巢其幕鬼之

所瞰而為山林者弗近焉。偃乎俚乎，循牆而走，邦國之士為廊廟者賤焉。是非翁之嚮慕而亦莫有蒂芥乎胸中，以好者在也。且也嚮所稱道數君子者，吾未識其人，而能識其詩，雖則或嫌乎藉重以名高者，是亦所為以吾之好從翁之好者，且足以為贈邪。

桃源藁序

予業已叙津南江子徹詩，越二年，伏陽貫隆父又賚其所為桃源稿者來，謁予叙也。訊其所由，以名桃源者，迺以伏陽。伏陽故嘗以桃名海內，而隆父則輒自以秦遺民也。夫伏陽者，勝國時，豐王所都居處也。夫

齊

當豐王之起黔首中，身致霸王之業，鞭撻諸侯，睥睨九鼎，餘威所震，三韓貢而中國封也。其心誠欲為始皇之所為，而世學士太夫論隲其武虜所夷殘，亦以謂較諸嬴氏之暴，不啻焉。是其流風餘韻被及其生平所觀游宮榭遺墟，故都邑所在地者，宜若或有彼兼葭蒼蒼，秦聲之烈也。及予受讀隆父詩，以卒業焉，則喟然嘆而曰：何其瀟灑清約，一似隱君子之度哉！又訊其故，其所偕子徹同師事者，世所謂烏鳴春先生。鳴春先生，隱居津伏間，言詩數十年，弗輟，自守其學所造詣，又弗衰。吾不知其詩於淵明也如何，而高

尚其志則庶幾焉乎爾然予又揖隆父護洲之舍與共揚摧漢魏六朝以及唐王孟韋柳諸家言則恍然迺言曰孰謂古昔桃源不在今武陵也邪蓋謂予漁父黃道真也嗚呼夫隆父生當豐王時則今桃源不足以及避秦之暴已獨賴神祖之深仁厚澤浹淪髓乎百年之久者人樂其業南雅之聲鬱起者如予向叙子微詩所云焉是其所以避秦者以時不以地也是其所為自詫桃源者以詩不以人也則孰謂今武陵曾不如漁父乎雖然淵明之言曰其中故不殊外人則漢魏六朝亦何必俟漁父而後知之乎是其

所不暖姝一先生之言以謁予叙者惟其有之是以爲之叙

一刀萬象序

今之工章璽者宜莫池道雲氏若焉予獲寓目其所爲一刀萬象者迺蹶然興以言曰吁哉之人之爲技一至此極邪其體則義頡籀斯峒嶠石鼓孔甲盤盂闕里蝌蚪雲章穗文楊雄之奇旁及仙篆玉清天書蒐古鉤隱雜然具舉稽疑訂僞毫分釐析與夫隸楷世所希用游戲一至時出之也其象則琮璧圭笏或墮或觚鼎彝卣鬲刀布雜佩縵文繡錯細入秒芴龍

欵龜紐天馬獬豸百物神蟲夏禹所鑄濬川出目梓
人雕琢攫捫援簪靡弗肖也法度則圓規方矩衡水
直生衰者如弦句者類弧一低一昂皆中權錘高庳
相承小大容受疏密稜澹肉好咸宜顧盼映帶一稟
自然縱其變化範我馳驅莫違越也品格則高古雄
渾都雅神俊麗者峭施逸者仙釋或潔冰玉或勁鐵
石深遠之致瀟散之趣煒若春華晶乎秋蟾風流欲
掬秀色可餐辟諸果位薩埵瓔珞莊嚴種種相好宛
然備也其技巧所造詣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輪蜚
木爲棲猴棘端玉楮奪真而郢斤之成風不啻過也

手 心

此其所爲海內無兩槩畧具是若夫一刀所運得

應手而五者羣然從之猶且獨以象稱者將無六書

所原唯是物而法巧與格亦唯是物也乎衆美所鍾

轉相倍蓰什佰都其然巧歷莫能算猶且命之以萬

者將無謙也乎三代邈矣秦漢不多見見亦近誣迺

自宋宣和而下子昂吾衍景汝二修以槩乎輓近休

承凡夫顧何羅金輩增華椎輪加厲積水門於是顯

家由是名章璽學求諸六書有如二途而是書猶且

以千文為主者將無私印厪厪未由發揮特借此以

罄其畧駢彙經之妙也乎夫梁武帝所摹興嗣之山陰

末 驕

賢

之蹟無復遺法今書學家奉以為律令則安知道雲
氏之業不為金科玉條於後世焉哉無兩海內為厚
于將來美哉技也一至此極予以為今之工章璽者
莫道雲氏若焉為是故正德改元秋八月望

崑山片玉叙

是日陪刑部郎君話間出眎小赫蹄編若冊子者命
以弁言及名則先是甲申歲吾樂只老侯集藩中諸
學士先生拈題賦諸者曰幽草勝花曰盧橘花開曰
農事夏忙曰伴菊延齡曰落葉不待風題別成編編
凡五詩百餘許首而愚臣茂卿與焉夫老侯當 憲

詩

廟時翊亮萬機職司獻納喉舌之寄夙夜在公廟堂

浩繁維日弗足風雅迺其餘事未遑旁及而延攬儒

衿高略煙花芳辰名宵諷詠鬱乎成軸是特片玉碎

寶可以徵崑苑之富則右文之一端貽厥孫謀豈不

在茲邪今郎君齡未甫冠岐嶷老成銳意墳索旁綜

百藝而文學天性矢口成章雋句妙語往往驚人推

諸將來博大之業亦何取之公膺哉意其盛念所屬

設或揄揚先德之旁礪堂構之遺緒者蓋庶幾乎爾

茂卿伏閱卷中應徐之徒存歿參差去留糾紛臣獨

以病廢謬蒙優錄猶得覲然尸祿以盡委蛇之節也

祿

銳

么

思

覆載之恩，駘蕩之化，雖則萬死，亦易涓滴之報耳。敬題以崑山片玉，併摠愚衷所由，僭諸編首，亦惟不遑。罪戾，郎君之嚴命是思云爾。時正德辛卯秋八月望。

消閒集序

慧巖上人喜詩，詩稍稍佳，輒錄其佳者，佳而調不佳，不錄。顧謂予曰：詩猶吾業耶？吾西方業貴專，詩亦貴專。詩而專，其專乎唐耶？專乎唐者，調也。求法格而初盛中晚區而別焉，尚何殊乎吾三品九輩哉？雖然，能外安養徒矣，故階級縱淺，吾甘為唐耳。是慧巖上人

詩

語為禪家之所宗，其所見迺在上人之下焉，則不怪上人之能為靈徹皎然也。祇靈徹皎然，吾未知其果能修西方業者乎？否也。修西方業者，則善導作禮讚，其語雖非詩，亦洋洋乎美也。上人其學之耶？吾聞之詩主聲，聲明興西方，則西方業故與詩近耶？後善導而數百年，在吾東方，則法然、法然之教尚愚不尚智，其徒多善和歌，上人亦善和歌，和歌之於詩，維其庶幾哉？夫詩雖三百篇，亦多成乎愚夫愚婦之手，則上人豈得諸此耶？上人曰：西方未往，且作此消閒語，因為之叙其消閒集也。正德壬辰賜月，幾望。

廣陵問槎錄序

廣陵問槎錄者藝文學味君允明與其門人寺鳳翼氏所為應酬查客者詩書牘筆語具是允明於東都鳳翼於西都而一繫之廣陵者所事之國治在是項味君因罔生謁予一言有以標目之夫予於世一鴻毛庸何能取二君子之重乎且味君者今國子先生高第弟子早歲蜚譽應聘大國其文章學術業已經伯樂一顧者是固止論已雖然予獨愛鳳翼氏之業清綺整瞻出瀛入奎寒水青藍駸駸乎未已可謂不易得之才矣有才若斯何問調之同不方今文明燭

陽
運多士炳蔚而求其能洗鵠滌侏卓犖乎衆楚之咻者千百人中無一人也予經營斯文十有餘年屢獲吾滕縣二子以自喜之今而覩之子則又愕然异之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是知廣陵之為大藩哉吾聞之廣陵瀕大海其怪異詭觀豈多讓於枚叔七發中者邪夫潮汐之所迴環波濤之所激盪若其澎湃洶湧噏雷噴雨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橫暴之極山嶽為崩上擊下律決勝乃罷者其勇為然少焉風息寂寥若寤皓魄浮彩青蘋不動灝灝澄澄練縈素暎乎洲陽汀渚之間則清而如淺揭厲狐疑文貝斑石粲然

見底細淪若織小漪似縠海松石岬纖悉可翫者是
鳳翼氏之所資歟母乃遠人修聘所涂由西諸侯之
供是役舟楫之戒利涉之險是其所慮耶以故柔其
色孫其言惟真宰之愁是懼耳不者以彼其才而張
以大之何勇不可賈乎吾聞之昔有皇靈之女降居
甄汭者善鼓瑟其和象鳳皇之鳴其變中帝軒轅之
律呂希音彩彩玄感鬼神風雨初歇夜深人靜髣髴
乎庶幾一舉之鳳翼氏歸其學諸則和以濟清變以
化整寓綺于玄約贍于希以翻飛開天之上翱翔漢
魏之際鏘鏘秋秋其調卒可以弗畔矣乎夫然後燁

然成五色以被其身是真鳳翼哉是真鳳翼哉當其
時海內覩鳳之望亦何在韓人邪則安用是編爲也
予老矣後死斯文之托吾視猶吾滕縣二子已是足
以見味君育英之樂也遂叙

國思靖遺稿序

蓋余自數華音則稍稍聞崎陽有國先生者其聲籍
甚也乃意獨以是特譯士師耳夫崎陽夷夏之交海
舶之所來集萬貨環奇之湊而我五方之民廢居射
利者萃焉爲甲于海內祇其物產異土言語異宜譯
士爲政邪譯士之富又爲甲于崎陽夫利之所嚮聲

藉

靈

龍

譽從之夷焉彈舌是習沸唇是訖何有乎道藝華焉
明審啞啞嘶喉齒腭亦何有乎道藝苟足以立乎壘
斷之上辯知乎異方互市嘔啞之音是謂之業之成
師以此而為師弟子以此而為弟子若國先生者亦
唯以此而豪舉乎一鄉也是何足尚哉已又從其門
人岡玉成游則稍稍得聞其為人也欽寄岑奎落落
穆穆視利若污聞名若驚自其童州足不躡官府者
五十年一日也若夫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
其民見以為樂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內交亡命蹈海
通市其民見以為恆崎陽之俗較諸青廣不啻也鄉

焚

之稱為敦厚長者鮮有所不濡濡而先生獨泊如乎
其中焉先生它無所嗜嗜酒與山水崎陽之勝海環
乎山山環乎邑一口壺哨萬溪繡錯雲日之所映發
畫圖弗如也先生暇日則琴酒自隨留連乎其際五
斗成詩一石成文興至焉而曼聲發之清徽佐之風
雨之和之以時時依倚乎縹緲之巔則人或以為仙
邪先生以是為娛者又五十年一日也余於是乎始
識其為隱君子有道者矣最後先生卒之明年釋慧
通齋其遺稿來于東都需一言以弁諸其言曰某識
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國先生易簣之日焚其稿

稿是以弗脩雖然某等諸弟子則惜其言之弗傳焉
廣蒐而獲者僅若干篇獨以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
之言也雖微國先生之命猶命之矣序非先生不可
余受而卒業玩其言考其德行先生蓋明文衡山之
流亞歟溫以粹清而不寵瀏瀏乎其美也其詩雖不
專唐其文不攻秦漢亦足以傳矣今海內人嘖嘖號
稱大師者何限長短互有不無特至然要其歸皆侏
儻烏言之屬耳獨先生之業乃砥礪之玉哉豈不傳
乎昔衡山以書掩其德先生之於譯亦爾玩其言考
其德行何謂之譯士師耳而鄉人皆以譯識先生其

門人亦以譯師先生所惜豈在其弗備乎夫弇州惡
於不識衡山因序其集則古今事固有相似者焉乃
先生之識余而余不識也是其所以重惡者是其所
以不敢謝不敏者爾正德四年冬十月

二火辨妄編序

吾國家昌大融朗之化於今為盛哉維昔班鳩氏
以前莫得聞已列朝培植以馴致寧平之際蓋已
彬彬云然未嘗有能以文事乎抗衡華夏者焉迨乎
慶元而還海內熙洽奎壁騰芒文風所播縫掖成林
而洛陽王宅最稱人文之淵藪也當其時惺窩羅

山諸公世所謂大師者資已英特學復闊博加以乘時而起爲世木鐸是其才足以凌厲一方睥睨中土矣而尚且一意祖述罕有倚畀雖則其德之謙讓未遑乎惟時爲爾自斯之後愈益炳斐至於伊維模首倡古義而濂閩之教士子弗屑雖然是乃薦紳先生之徒耳今讀芳恂益二火辨妄編則李唐以下醫師皆廢矣夫方技之士而至斯極也亦惟時爲爾不佞茂卿於是乎喟然嘆乃興西顧而言曰异哉時乎唐虞三代聖人用教之邦而鞠爲胡土文之與時闇劣幾乎熄其衰也若斯其甚矣乎夫有低必昂訕乎彼

恂 慄
伸乎此維楨恂益文之屬也不過十年文其將大萃於吾 東方耶吾又聞恂益它著述升聞 九重藏諸羣玉之府芻蕘弗弃適言必察盛德之事復見今日夫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足以知風之自哉恂益字慄父隱於北山好學君子嚮也价其友江兼通千里齎幣問業於予已卒其孤玄詢又不遠千里奉其遺命問序於予予素昧醫理且詢益之意若謂族夫非非者焉爾乎則予何言故予且識其大者以推本諸吾 東方文明之運云爾

歸鞞吟草叙

屬

鎮西申君有歸鞞吟草之作其友人竹春菴千里寄示謁予一言夫筑自貝先生而後斯不稱說詩書者而申君最辯博哉蓋其人文武自負不欲以經生自見馳騁百氏凌屬千古出玄入禪奇正雲湧其才洵不可測也已段使與吾曹粹然相遇廣陵船中命觴飛籌拄麈對壘宏思豪懷瞰大海以稱快高談劇論應怒濤而爭雄則弇洲之於於大夫不啻也然此莫得往彼不能來匏繫各天徒想其眉宇此編焉耳可不恨恨哉夫申君豈欲以詩傳而詩盡申君乎然予識申君於此而申君獨以此傳可謂命矣所賴者方

州

峰

幻

園

今筑侯新立綱紀悉張耆舊遺者行將試用則申君何必以詩傳哉詩果不盡申君也

惟適園六景叙

惟適園者肥藩大夫中瀨君之子文山所為自命其園者也園有六景曰堆青嶂謂金鋒也曰積雪嶺謂蘓山也曰棲霞峰謂溫山也曰聯華岡曰漱玉谿曰度月橋大夫君之弟幼華上人與吾藩依子相厚善乃介依子徵言於余夫海西之與東關其相距何啻三千里則余未能諳夫園為何狀而景之所映發何如也然園之所為命其名者可得言已聞大夫君十

詩

思

三時斃其不共戴天之讎于芥川上藉是名顯西諸
侯卒膺大藩之徵可不謂孝子乎孝子不匱永錫其
類文山之所為適可得言已夫大夫君方斃其讎時
年僅十三弱當不勝衣而其讎者世所謂桀驁丈夫
也以年僅十三弱不勝衣而與彼桀驁丈夫者相抗
以斃之方其時豈復思後之名顯仕榮邪何況聲色
之娛溫飽安佚以適其四體者乎亦惟適其心志之
所為適已今文山之所為適乎園余故未能諳其為
何狀也景之所映發何如也而顧其所為自誇者乃
不在峻宇崇牆麗櫺綺館奇卉怪石異禽珍獸之間

儉

焉獨以蘇溫金峰諸勝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二三十
里與夫岡之花谿之玉橋之月要皆非園中物適然
來獻笑乎吾而吾亦適然有娛乎吾心以是徵言四
方是已則其險樸寡慾三千里之外足以想其人也
母乃大夫君家法邪雖然大夫君昔者之適以怒文
山今者之適以娛其撰胡不同也孟子曰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大夫業已膺大藩之徵名顯而仕榮見獲
乎其君交孚乎其僚友以驩然乎其國人之誦方是
時大夫君蓋亦有所娛云父怒斯怒父娛斯娛故余
觀乎文山之適乎娛而知大夫君之時乎適已雖然

大夫君豈能忘其昔者之適不適乎聲色溫飽之娛
哉則宮室玩好之侈文山不是適者余謂之大夫君
家法非邪乃孝子錫類之懿信然乎哉且也文山其
猶倅歟異日大夫君老而文山承其家也無事焉則
羔羊之裘退食委蛇猶之大夫君今者之適矣萬一
有事焉則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敵其君愾亦何殊
乎大夫君昔者之適邪又聞文山好讀書善筆翰留
意風騷彬彬乎質有其文哉海內諸君子頗有賦詩
稱揚其事者余旣已諾依子之請乃又有想其人也
遂亦爲歌六章繫之序焉乎爾

思彼山中之人兮
跂予日夜以瞻望
瑩乎空青一點
兮冀以餐爾俾齡長

右堆青嶂

山有千秋雪我欲持以贈所親
雪邪雲邪人云白雲兮不堪持贈人

右積雪嶺

日出兮照爛爛日入兮照爛爛
日出日入兮照爛爛不然園中人兮胡以顏色如渥丹

右棲霞峰

蜿蜒乎兮聯者岡邪郁郁乎有花兮聯其芳邪岡上

花邪長如許園中人邪樂無疆

右聯華岡

古人云石可漱乎乃漱之以玉哉瓊兮瑰兮粲粲兮
盈其掬哉

右漱玉溪

寂寂兮園居誰邪羨者誰邪來者度溪橋之逶迤兮
明月之窺我也

右度月橋

舊事本紀解序

蓋我東方世世奉神道云恭稽古昔六經所載虞

王

夏商周聖人所為道豈翅我已哉仲尼曰政必本諸
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山川之謂興
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是故道也者先生所為道也
祀先王配諸天後王迺奉天道以行之爵祿刑賞降
于鬼神所以一其本也故仲尼又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六經雖博何稱非
天禮必有祭事皆有祭惴惴栗栗唯恐獲罪于鬼神
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迨乎禮樂
廢而性理興焉曰天無心也曰鬼神氣也祭則致我
誠焉耳是其意謂先王不欺也而我覘其心夫好知

而不好學以至於賊夫道人之自聖一至于斯乎不
佞茂卿生也晚未聞我東方之道焉雖然竊觀諸
其爲邦也天祖祖天政祭祭政神物之與官物也無
別神乎人乎民至於今疑之而民至於今信之是以
王百世而未易所謂藏身之固者非邪後世有聖人
興于中國則必取諸斯已杞宋弗徵孔氏之徒獨傳
周禮而儒者迺謂先王之道是而已矣亦不深思也
虞夏與商我何知之雖然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乎
我東方之傳其道者卜部氏齋部氏吾道氏而王
子豐聰所志莫備焉琴鶴丹戾取其書解之剖蠶絲

析牛毛其所以言其義者亦莫詳焉俾茂卿叙之侯
昔者仕憲廟之世侍從臣獨以好學著稱則知茂
卿於細席之上者二十年亦深知其不以富貴易所
好也乃茂卿之未聞其道也故不能贊一辭于其所
爲解而唯言我所嘗學知者是足以叙已享保四年
己亥冬十一月甲斐國臣物部茂卿拜手撰

水足氏父子詩卷序

余幼時聞之太大孺人云肥有高麗門蓋當豐王之
征三韓肥之先族有加藤氏者爲冠軍驍勇功最著
高麗人至今猶以怖兒呬曰鬼將軍來也兒迺泣而

不啼其比諸羅刹夜叉敢人類咸武所懾伏可知已
及其歸也以所屠陷城門歸表以爲京觀云太大孺
人猶尚及躬親見之識其材鉅麗詭異者狀又旁聞
父老長年者所觀記鬼將軍戰時它遺佚事多世所
不傳者初余之內姊嫁肥士人水間氏之子太大孺
人以其爲外孫女絕鍾愛之携以往觀其所以事舅
姑若君子何如也因留三年迺歸歸則時時顧余輩
襁褓中語鬼將軍事娓娓乎弗已以相慰籍其將睡
時每夜率以爲常距于今四五十年言猶在耳弗忘
也其後內弟僧香洲西游歸迺謂彼中人士近多彬

彬焉余猶且咈然疑之及於五六年來與藪墨二君
相識皆湛淫墳籍翔泳南雅其所著述頗翩翩有致
也余始駭然異之越客歲文學水足君者迺介藪君
千里辱書問請余言弁其詩卷披之則携其兒郎邀
韓使浪華館中與相酬和者也對壘文苑旗鼓相當
賈勇爭勝矯不肯下余於是乎喟然嘆息久之烏乎
肥人之於韓昔以武爭今則文競豈非世治亂之效
邪夫肥自鬼將軍以號威振于海表而流風餘韻被
於邦俗以余之所素聞武藝相雄長稱大師者何限
今則否昇平百年加以憲廟右文之治烝烝乎覃

遐方才子輩出不讓中土昔之爭也武夫今之爭也
君子曾謂斯卷不若高麗門平文學之選舉重一邦
固無諉余論而汗血之駒駸駸日上亦何以能定其
所底止也獨以太大孺人之言猶在耳而惟夫肥俗
之所以丕變者書以爲叙



